

第三〇〇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節使部

五
卷
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圖書集成
經濟典
政治典
法律典
禮儀典
藝術典
醫藥典
農工典
兵考典
雜考典

卷十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五百五十四卷目錄

節使部名臣列傳六

南齊

張岱

傅琰

蕭赤斧

薛淵

蕭穎胄

蕭景先

張沖

張瓌

梁

鄭紹叔

柳恽

柳忱

樂藹

蕭景

韋放

夏侯璽

陳

淳于量

沈恪

王冲

官常典第五百五十四卷

節使部名臣列傳六

南齊

張岱

按南齊書本傳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祖敞晉度支尚書父茂度朱金紫光祿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末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談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之於離

邊聞其與客語取胡牀坐聽辭義清元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更鏡名最高未辨岱不及也郡舉岱上計掾不行州辟從事累遷南平王右軍主簿尚書水部郎出補東遷令時殷沖為吳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隨王誕於會稽起義以岱為建威將軍輔國長史行縣事事平為司徒左西曹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撫軍諮議參軍領山陰令戰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為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為征南廣州豫章王為車騎揚州晉安王為征南南兗州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將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入為黃門郎遷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為南徐州刺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官已多今欲用卿為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明帝初四方反帝以岱堪幹舊才除使持節督西豫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西豫州刺史尋徙為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都督北討諸軍事並不之官泰始末為吳興太守元徽中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徵侍中領長水校尉度支尚書領左軍遷吏部尚書王儉為吏部郎

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為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動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出為左將軍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陳疾明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鄱陽王師世祖即位復以岱為散騎常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使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未拜卒年七十一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贈本官諡貞子

傅琰

按南齊書本傳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錄事參軍琰美姿儀解褐軍營參軍本州主簿軍功曹宋末光元年補諸暨武康令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為武康令將軍如故除吳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陰令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察又著能名其年辭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喪居南岸鄰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闕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錄事參軍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鬪絲來詣琰琰不辨駁縛團

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鷄
瑛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
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爲偷盜瑛父子並著
奇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治縣諸子孫相傳不以
示人昇明二年太祖擢爲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
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元元年進號寧朔將
軍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威將軍
安陸王北中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
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瑛喪西還有詔
出臨臨淮劉元明亦有吏能爲山陰令大著名績瑛
子翽問之元明日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日作縣
唯日食一升餅而莫飲酒

蕭赤斧

按南齊書本傳赤斧南蘭陵人太祖從祖弟也祖隆
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歷官
爲奉朝請以和謹爲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
反廣陵亦斧爲軍主隸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勳
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除軍騎行參軍
出補晉陵令員外郎丹陽令還除晉熙王撫軍中兵
參軍出爲建威將軍錢唐令遷正員郎赤斧治政爲
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時議見許改除寧朔將軍太
祖輔政以赤斧爲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輔鎮東
境遷黃門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於丹陽故治立宮
上令赤斧輔送至薨乃還建元初遷武陵王冠軍長
史驍騎司馬南東海太守輔國將軍並如故遷長兼
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軍蠻校尉出爲持
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

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還
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
豐縣伯邑四百戶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
利永明三年會世祖使甲仗衛三廂赤斧不敢辭疾
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爲衾上聞之愈
加惋惜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懿伯子頴胃襲爵

薛淵

按南齊書本傳淵河東汾陰人也宋徐州刺史安都
從子本名道淵避太祖偏諱改安都以彭城降鹵親
族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果幹有
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備衛帳內從征伐元徽末以勳
官至輔國將軍右軍將軍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
沈攸之難起太祖入朝堂豫章王疑代守東府使淵
領軍屯司徒左府分備京邑袁粲據石頭豫章王疑
夜登西門遙呼淵驚起率軍赴難先至石頭焚門
攻戰事平明日衆軍還集杜姥宅街路皆滿宮門不
開太祖登南掖門樓處分衆軍各還本頓至食後城
門開淵方得入見太祖且喜且泣太祖卽位增邑爲
二千五百戶除淮陵太守加寧朔將軍驍騎將軍如
故尋爲直閣將軍冠軍將軍仍轉太子左率國遺僞
將薛道標寇壽春太祖以道標淵之親近敕齊郡太
守劉懷慰曰聞道標分明來其兒婦並在都典諸弟
無復同生者凡此類無爲不多方候之縱不全信足
使豺狼疑惑令爲淵書與道標示購之之意函得書
果追道標還他將代之世祖卽位遷左衛將軍初淵
南奔母索氏不得自拔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賻贖

梁州刺史崔慧景報淵云案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
拔難淵表求解職至界上迎之見許改授散騎常侍
征南將軍淵母南歸事竟無實永明元年淵上表解
職送貂蟬詔曰遠隔殊方聲問難審淵憂迫之深固
辭朝刻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官况母出有差音息時
至依附前例不容申許便可斷表速還章服淵以贖
母旣不得又表陳解職詔不許後鹵使至上爲淵致
與母書車駕幸安樂寺淵從駕乘鹵橋先是勅光鹵
橋不得入仗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四年出爲持節
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年遷右軍司
馬將軍如故轉大司馬濟陽太守將軍如故七年爲
給事中右衛將軍以疾解職歸家不能乘車去車脚
使人輦之而去爲有司所糾見原八年爲右將軍大
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主劉超之被捕急
以眠褥雜物十餘種路淵自逃淵匿之軍中爲有司
所奏詔原十年爲散騎常侍將軍如故世祖崩朝廷
慮魏南寇假淵節軍主本官如故尋加驍騎將軍假
節本官如故隆昌元年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司州
刺史右將軍如故延興元年進號平北將軍未拜卒
明帝卽位方有詔賻錢五萬布五百疋冠日舉哀

蕭穎胃

按南齊書蕭赤斧傳赤斧子穎胃字雲長弘厚有父
風起家祕書郎太祖謂赤斧曰穎胃輕朱被身覺其
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
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
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胃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
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胃詩合旨上謂穎胃

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陸內史
遷中書郎上以穎川勲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
武事得入便殿中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
末嘉王昭榮爲南徐州以穎川爲南東海太守行南
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
州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高宗廢立
穎川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川預功建武二年進爵
侯增邑爲六百戶賜穎川以常所乘白榆牛上暮儉
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
稱盛德穎川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
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川曰陛
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慚色冠軍
江夏王寶元鎮石頭以穎川爲長史行石頭戍事復
爲衛尉出爲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
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國勳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
敕穎川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川以
賊勢尚遠不即施行齒亦尋退仍爲持節督南兗徐
青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和帝爲
荊州以穎川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
荊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
方鎮各懷異計末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
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穎川共襲雍州雍
州刺史梁王將起義兵慮穎川不識機變遣使王天
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川或勸
同義舉穎川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爲南州謂人曰朝
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

至巴陵還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責書與穎
川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川以荊州同義
舉穎川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送峽山陽發百
姓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十一月十八日山陽至
江津單車自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川穎川使前汶
陽太守劉孝慶前末太守劉熙聘鍾寶參軍蕭文
照前建威將軍陳秀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內山陽
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歸附
遣使蔡道猷馳驛送山陽首於梁王乃發教募嚴分
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贈山陽寧朔將
軍梁州刺史穎川有器局既唱大事虛心委已衆情
歸之加穎川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置佐史本官
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南將軍遣車朔將軍
王法度向巴陵穎川獻錢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
諮議宗塞別駕宗史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換借富貴
以助軍費長沙寺僧葉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
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
以充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
軍事右將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川司
馬征南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
牧守夫運不嘗夷有時而敗數無恆剝否極則亨昔
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半効節故風聲永
樹上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
天地仰維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
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
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焉將堅高宗
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

基繼三五之絕業昧且不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
異人輻湊若乃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
如龍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
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僧舉行三風成喪夷初而
無哀貌在感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
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狙隨之
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
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並動彰
中興功比周邵秉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
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會無涓陽遠遯之情
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
罔知牧豎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民
爲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官闕城無完守人有異
圖賴蕭令君勳濟宗祚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
億兆憑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
當時遇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加鳩毒蕭令自
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護醜交
構漸見疏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軍社
稷川人之身以聘淫濫台輔既誅姦小就用梅蟲兒
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賣主威以爲家勢營
惑嗣主恣其妖虐官女千餘裸服宜娼孽臣數十袒
裼相逐帳飲闌肆之間皆遊街陌之上提挈羣豎以
爲歡笑劉山陽潛受囚旨規肆在逆天誘其衷即就
梟翦夫天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
有尊臨萬縣毒遍黔首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
重者先誅動高者速斃九族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
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卽不憂慢遊是

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焚惑瘳月孽火燒宮妖水
表災震蝕告診七廟陷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
命未淪於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葉之
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頤順咸思戴
奉且勢居上游任揔連帥家國之否寧濟是當莫府
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
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軍朔
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
軍主龐嗣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史輔
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領勁卒三萬陵波電
邁逕造林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
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關
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任漢之軍朔將軍中
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軍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
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
軍軍主朱景舒軍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庚城軍
遠將軍軍主庚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
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
世典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西將軍領司馬新與
太守夏侯詳軍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軍朔將
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
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繼發雄劍高麾則五星從
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為之高皇山淵以之
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律中權董帥能震之士十有
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荆南軍朔將軍南康王友蕭領
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
肅既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

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
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並勒
曉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原
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
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惟在梅
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勳著先朝屬
無妄之時居道消之運受迫羣豎念有危懼大軍近
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
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
鋒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暎日江水在
此余不食言遣冠軍將軍楊公則向湘州王法度不
進軍免官公則進討巴陵仍向湘州遣軍朔將軍劉
坦行湘州事領軍遣人謂梁王曰日月未利當須來
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糧
用自竭藉藉以義心一時驍銳且太白出西方仗義
而動天時人謀無有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
復待年月邪領軍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
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領軍領左長史進號
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帝即尊
號梁州刺史柳悅竟陵太守曹景宗並勸進領軍使
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
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官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
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人
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
之至是以爲嘉祐殿中興元年三月領軍爲侍中尚
書令假節都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
荊州刺史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旨以軍旅務

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於位義昭夙興國家舊典不
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以下宜五
日一朝有事即坐待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奏可梁
王義師出沔口鄂州刺史張沖據城拒守楊公則定
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陵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
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遣子瑋拒義師領軍遣汝陽
太守劉孝慶進峽口與巴東太守任漢之宜都太守
鄭法紹衛之時軍旅之際人情未安領軍府長史張
熾從絳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門城內驚恐疑有
同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領軍弟領軍在京
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
千人襲郡內史謝纂奔豫章領軍靈祐據郡求援領
軍遣軍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簡進寇
安成仍以爲輔國將軍安成內史拜領軍爲冠軍將
軍廬陵內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主彭
盆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
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盆等領
軍開兵至望風奔走前內史謝纂復還郡劉希祖至
安成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成內
史領軍收散卒據西昌謝纂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
州以領軍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
內史假節將軍如故尋病卒後脩靈祐又合餘衆攻
纂纂復敗走豫章劉希祖亦以郡降湘東內史王僧
粲亦拒義自稱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主
周敷爲長史率前軍襲湘州去州百餘里楊公則長
史劉坦守州城遣軍主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及聞
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斬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爲郡

人所殺郢城降義師衆軍東下八月魯休烈蕭瑣破
汝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東太守任漾之見殺
遂至上明江陵大震穎胃忠馳告梁王曰劉孝慶爲
蕭瑣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本梁王曰公則今沂
流上荆襄長之義耳蕭瑣魯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
散政須荆州少時持重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
徵不爲難至穎胃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梁州刺
史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蕭瑣時梁王已平
鄂江二鎮穎胃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
酒歌白肉餽至三升既聞蕭瑣等兵相持不決憂慮
感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
至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薄忝籍段草過
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寵厲心誓生以死屬皇業中否
天地分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
運故兵之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
希陪翠華奉法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遭疾奄辭明
世懷此深恨永結泉壤竊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
之實難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
艱難殷鑒季末顛覆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此兆
庶征東大將軍臣衍元勳上德光贊天下陛下垂拱
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沒無所遺恨時年四十和
帝出臨哭詔贈侍中丞相本官如故前後羽葆鼓
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梁王圍建康城住
在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胃凶問祕不發喪及城平識
者聞之知天命之有在矣梁王監元年詔曰念功惟
德歷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
書令穎胃風格峻遠器宇淵邵清猷盛業聞望斯歸

締構義始肇基王迹罕聞屯夷載彤心事朕膺天改
命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慟可封巴東郡公邑
三千戶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諸次詔曰齊
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胃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
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可悉給諡曰獻武范僧簡
贈交州刺史

蕭景先

接南齊書本傳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
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
有至性太祖嘉之及從官京邑常相提攜解褐爲海
陵王國上軍將軍補建陵令還爲新安王國侍郎桂
陽國右常侍太祖鎮淮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自隨
防衛城內委以心腹除後軍行參軍叩縣令員外郎
與世祖款暱世祖爲廣興郡啓太祖求景先同行除
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世祖爲鎮西長史
以景先爲鎮西長流參軍除寧朔將軍隨府轉撫軍
中兵參軍尋除諮議領中兵如故昇明初爲世祖征
幽府司馬領新蔡太守隨上鎮益城沈攸之事平還
都除寧朔將軍驍騎將軍仍爲世祖撫軍中軍二府
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衛率封新吳
縣伯邑五百戶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上諱出爲持
節督司州軍州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
是冬魏出淮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魏
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驍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
兵參軍蕭惠朗二千人助景先惠朗依山築城斷塞
關隘討天蓋黨與魏尋遣僞南部尚書領跋屯汝南
洛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

王又遣寧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
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爲聲援南還進號輔國
將軍景先啓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淪俗敗二十
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
必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
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世祖即位徵爲侍中領左軍
將軍尋兼領軍將軍景先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
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
席而已轉中領軍軍駕射雉郊外行游景先常甲仗
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領太子詹事本官如故遭
母喪詔超起爲領軍將軍遷征南將軍丹陽尹五年
荒人桓天生引蠻酋於雍州界土司部以北人情騷
動上以景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州刺史張瓌啓事
蠻酋相扇容或侵軼蜂蠆有毒宜時勦蕩可遣征南
將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
諸軍皆受節度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
來迎軍未還遇疾遺言曰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
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聞弱每事不稱
上慙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啓事
上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
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
毒以來姦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穢數人皆不似事可
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麗華奉
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
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
匹驃騎鎮軍各奉一匹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
未得料理可隨宜溫卹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

殺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輪還臺劉家前宅久聞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啓官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麤役奴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勞動者應料理隨宜啓聞乞恩卒時年五十上傷惜之詔曰西信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自不勝任今便舉哀賻錢十萬布二百疋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南將軍丹陽尹新吳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敏綱繆少長義兼勳威誠著夷險績茂所司方升寵榮用申任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諡曰忠侯子毅

張冲

按南齊書本傳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冲出繼從伯侍中景引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引曰查何如梨景引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冲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除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尉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本官如故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輔國將軍冲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官出爲馬頭太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軍司馬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冲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果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明

帝卽位以晉壽太守王洪軌代冲除黃門郎加征南將軍建武二年寇寇淮泗假冲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本官如故南并兵攻司州徐青詔出軍分其兵勢冲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南建陵驛馬原丘三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南紀城據之冲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南虎坑焉時即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濫溝南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其年遷廬陵王北中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遙昌爲豫州上憲寇未已徙冲爲征南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卽位出爲建安王征南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府州事永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裴叔業竟不行明年遷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會司州刺史申希祖卒以冲爲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南又遷冲爲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並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貴還都以冲爲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至此受任其冬進征南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冲不敢進停住夏口蒲閣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救僧寄畱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陰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劫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守遣

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靜戰死冲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矜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冲病死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王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爲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爲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並持節時郢魯二城已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張瓌

按南齊書本傳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夫父末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末以

太極殿前鐘聲嘶永答鐘有銅洋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環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軍署外兵隨府轉爲太傅五官爲義恭所遇還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初未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太祖固申明之環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遣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還爲吳郡潘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十白龍令環取退諸張世有豪氣環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還召環環爲受旨與叔愨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強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遐遐踰聽而走環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環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環義成縣侯邑千戶太祖故以嘉名錫之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增邑爲二百戶尋改封平都還侍中加領步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尚書領校尉如故出爲征南將軍吳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昌元有罪環坐不糾免官明年爲度支尚書世祖卽位爲冠軍將軍都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轉征南長史四年仍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尋領寧蠻校尉還爲左民尚書領右將軍還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十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頃之上欲復用環乃以爲後將軍南海太守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復稱疾還爲散騎常

侍光祿大夫鬱林卽位加金章紫綬隆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鬱林廢朝臣到官門參承高宗環託脚疾不至海陵立加右將軍高宗疑外蕃起兵以環鎮石頭督衆軍事環見朝廷多難遂恒臥疾建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祿大夫親信如故月加給錢二萬二年幽盛詔環以本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兗州事幽退乃還環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事者建武末屢啓高宗還吳見許優游自樂或有譏環衰暮舊伎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高宗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以環素著幹略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環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環棄郡逃民間事平環復還郡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環節成石頭義師至新亭環棄城走還官梁初復爲光祿天監四年卒

梁

鄭紹叔

按梁書本傳紹叔字仲明榮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朱高平太守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爲安豐令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詠以弟誅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誅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

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實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怒將囚之鄉人解救得免及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問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幸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陞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楫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義師起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都督江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爲高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始以此誤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爲衛尉卿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初紹叔少失父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兄室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既而義陽爲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爲使持節征南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

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爲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醫藥一日數至七年卒於府舍時年四十五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曰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實立茂勳作牧疆境効彰所蒞方申任寄協贊心膺奄至殯喪傷痛於懷宜加優典隆茲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諡曰忠紹叔卒後高祖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烈善則稱君遇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柳悵

按梁書本傳悵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悵年十七齊武帝爲中軍命爲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爲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悵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悵知將爲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悵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爲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悵舉漢中應義和帝即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祚徵爲護軍將軍未拜仍還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譙爲詩以貶悵曰爾貴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又書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悵對曰罰不及嗣賞延於世今復見

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軍以悵爲副軍還復爲僕射以久疾轉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月卒於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穆悵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照嗣悵第四弟愷亦有美譽歷侍中鎮西長史天監十二年卒贈軍豫州刺史

柳忱

按梁書柳悵傳忱字文若悵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閭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起家爲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造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保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誘斬山陽以忱爲寧朔將軍和帝即位爲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郢州平領議遷都夏口忱復同諫以爲巴硤未實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穎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高祖踐祚

以忱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戶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還持節督湘州諸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爲祕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追贈中書令諡曰穆子範嗣

樂藹

按梁書本傳藹字蔚遠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所取惟書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宋建平王景素爲荊州刺史辟爲主簿景素爲南徐州復爲征北刑獄參軍還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起爲焉時齊豫章王嶷爲武陵太守雅善藹爲政及嶷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驍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峙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按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嶷還都以藹爲太尉刑獄參軍典書記遷枝江令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末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既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藹問以西事藹上對詳敏帝悅焉用爲荊州治中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藹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以爲自晉王悅移鎮以來府舍未之有也九年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荆湘二牧故吏建碑墓所累遷車騎平西錄

事參軍步兵校尉求助戊酉歸南康王爲西中郎以
萬爲諮議參軍義師起蕭綱引萬及宗夫劉坦任
以經略梁臺建遷領軍司馬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時
營造器甲舟艦軍糧及朝廷儀憲悉資萬焉尋遷給
事黃門侍郎左丞如故和帝東下遷兼衛尉卿天監
初遷驍騎將軍領少府卿俄遷御史中丞領本州大
中正初萬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
避道者至是果遷焉萬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時長
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怒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萬
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
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
焉二年出爲持節督廣交越三州諸軍冠軍將軍平
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道遇始興
人士反逐內史崔陸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
州借兵於萬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萬萬覺之誅元瑜
尋進號征南將軍卒官萬姊適徵士同郡劉虬亦明
識有禮訓萬爲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西士稱之
子法才

蕭景

按梁書本傳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也父崇之字茂
敬即左光祿大夫道賜之子道賜三子長子尚之字
茂先次太祖文皇帝次崇之初左光祿居於鄉里專
行禮讓爲衆所推仕歷宋太尉江夏王參軍終於治
書侍御史齊末追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尚之敦
厚有德器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
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議決遷步兵校尉卒
官天監初追諡文宣侯尚之子靈鈞仕齊廣德令高

祖義師至行會稽郡事項之卒高祖即位追封東昌
縣侯邑一千戶子審嗣崇之以幹能顯爲政尙嚴厲
官至冠軍將軍東陽太守永明中錢唐唐寓之反別
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諡忠簡侯景八歲隨
父在郡居喪以毀聞既長好學才辯能斷齊建武中
除晉安王國左常侍遷求軍令政爲百城最末嘉太
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勝郡門日
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求軍令決項之以疾去官未嘉
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還爲驍騎
行參軍末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步兵校尉
是冬宣武王遇害景亦逃難高祖義師至以景爲軍
朔將軍行南兖州軍事時天下未定江北僞楚各據
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
平中興二年遷督南兖州諸軍事輔國將軍監南兖
州高祖踐祚封吳平縣侯食邑一千戶仍爲使持節
都督北兖徐青冀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兖州刺
史詔景母毛氏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
紫綬景居州清俗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壅下不
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賑卹爲餽粥於路
以賑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四年王師北伐
景率衆出淮陽進屠宿豫丁母憂詔起攝職五年班
師除太子右衛率遷輔國將軍衛尉卿七年遷左驍
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舊
多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
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
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信武將軍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八年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率衆七

萬寇潺溝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
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日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
魏人來侵每爲子楨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
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
宗中兵參軍孟惠備擊志於潺溝大破之生擒志長
史杜景斬首萬餘級流屍蓋漢水景遣中兵參軍崔
續率軍士收而還焉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
不得煩擾吏人脩營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
郡縣皆改節自厲州內清肅綠漢水陸千餘里抄盜
絕迹十一年徵右衛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二年復
爲使持節督南北兖北兖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信威將
軍南兖州刺史十三年徵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
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
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高祖屬雖爲從弟而禮寄
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十七年太
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曰揚州應須緝理
宜得其人侍中領軍將軍吳平侯景才任此舉可以
安右將軍監揚州并置佐史侍中如故卽宅爲府景
越親居揚州辭讓甚懇惻至於涕泣高祖不許在州
九稱明斷符敎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
縣吏未卽發姥語曰蕭監州符火燭汝手何敢畱之
其爲人所畏敬如此十八年累表陳解高祖未之許
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
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將發高祖幸建興苑餞別爲
之流涕既還宮詔給鼓吹一部在州復有能名齊安
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卽禁塢戍保
境不復侵略普通四年卒於州時年四十七詔贈侍

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子勵嗣

章放

按梁書本傳放字元直車騎將軍獻之子初為齊晉安王寧朔迎主簿高祖臨雍州又召為主簿放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天監元年為盱眙太守還除通直郎尋為輕車晉安王中兵參軍遷鎮右始興王諮議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永昌縣侯出為輕車南平王長史襄陽太守轉假節明威將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六年大舉北伐以

夏侯章

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戶持節將軍如故在鎮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諡曰宣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雅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稱為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還嗣孤弱放常瞻恤之及為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長子榮嗣別有傳

放為貞威將軍與胡龍牙會曹仲宗進軍七年夏侯章攻黎漿不克高祖復使帥軍自北道會壽春城尋還雲麾南康王長史尋陽太守放累為藩佐並著聲績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眾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仗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胃又三貫流矢眾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佛寶費穆等眾五萬來援放率所督將陳度趙伯超等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乃登城簡出降口四千二百人器仗充物又遣降人三十分報李獎費穆等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眾軍乘之斬復略盡擒穆弟超并王偉送於京師還為太子右衛率轉通直散騎常侍出為持節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徙督北徐州諸

按梁書本傳宣字世龍車騎將軍詳長子也齊初起家奉朝請末元末詳為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宣留京師為東昏總政主帥及崔惠景作亂宣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高祖起師詳與長史蕭穎胃協同義舉密遣信下都迎宣宣乃齋宣德皇后令今南康王纂承大統封十郡為宣城王進位相國置僚屬選百官建康城平以宣為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高祖天監元年出為宣城太守尋入為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六年出為平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喪盡禮廬於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為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為邊人所悅服十二年以本號還朝除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領豫州大中正十五年出為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太守十七年入為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前軍將軍俄出為明威將軍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三年入為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

轉大府卿常侍如故以公事免未幾優詔復職五年遷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歷陽太守明紹世南譙太守魚弘晉熙太守張澄並世之驍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克而邃卒乃加宣使持節馳驛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或等相拒頻戰克捷尋有密勅班師合肥以休士馬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高祖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宣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宣軍後宣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章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宣為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宣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項之民戶充復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三年卒於州鎮高祖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軍騎將軍諡曰襄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為宣立碑置祠詔許之宣為人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曰宣侍御坐高祖謂宣曰夏侯溢於卿疏近宣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宣已疏乃曰卿僧人好不辨族從宣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宣歷為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也宣二子諡諠諠襲

陳淳千量

按陳書本傳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京師父文成仕梁為將帥官至光烈將軍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略便弓馬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起家湘東王國常侍兼西中郎府中兵參軍累遷府佐常兼中兵直兵者十餘載兵甲士卒盛於府中荆雍之界蠻左數反山帥文道期積為邊患中兵王僧辯征之頻戰不利遣量助之量至與僧辯并力大破道期斬其酋長俘擄萬計以功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授涪陵太守歷為新興武寧二郡太守侯景之亂梁元帝凡遣二軍入援京邑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荊州元帝承制以量為假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巴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僧辯并力拒景大敗景軍擒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朱子仙仍隨僧辯克平侯景承聖元年以功授左衛將軍封謝沐縣侯邑五百戶尋出為持節都督桂定東西寧等四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安遠護軍桂州刺史荊州陷量保據桂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從間道歸於高祖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大將軍給鼓吹一部都督刺史並如故尋進號鎮南將軍仍授都督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嗣位進號征南大將軍王琳平後頻請入朝天嘉五年徵為中撫大將軍常侍儀同鼓吹並如故量所部將帥多戀本土並欲逃入山谷不願入朝世祖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

界黃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為有司所奏免儀同餘並如故光大元年給鼓吹一部華皎搆逆以量為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胡公拓跋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增邑一千戶未拜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侍中儀同鼓吹並如故大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年坐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加侍中五年徵為中護大將軍侍中儀同鼓吹扶並如故吳明徹之西伐也量贊成其事道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克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戶六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郢巴南司定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侍中儀同鼓吹扶並如故七年徵為中軍大將軍護軍將軍九年以公事免侍中尋復加侍中十年吳明徹陷沒加量使持節都督水陸諸軍事仍授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兗譙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南兗州刺史餘並如故十三年加左光祿大夫增邑五百戶餘並如故十四年四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司空

沈恪

按陳書本傳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也深沉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為郡將名為主簿映遷北徐州恪隨映之鎮映遷廣州以恪兼府中兵參軍常領兵討伐俚洞盧子略之反也恪拒戰有功除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昵蕭映卒後高祖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勦除員外散

騎侍郎仍令招集宗從子弟侯景圍臺城恪率所領入臺隨例加右將軍軍賊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土山以應之恪為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縣侯邑五百戶還員外散騎常侍京城陷恪間行歸鄉里高祖之討侯景遣使報恪乃於東起兵相應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即日授都軍副尋為郡司馬及高祖謀討王僧辯恪預其謀時僧辯女婿杜龕鎮吳興高祖乃使世祖還長城立柵備龕又使恪還武康招集兵眾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泰率眾襲世祖於長城恪時已率兵士出縣誅龕黨與高祖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遁走世祖仍與文育進軍出郡恪軍亦至屯於郡南及龕平世祖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太平元年除宜猛將軍交州刺史其年遷末嘉太守不拜復令監吳興郡自吳興入朝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計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高祖踐祚除吳興太守未定二年徙監會稽郡會余孝頃謀應王琳出兵臨川攻周迪以恪為壯武將軍率兵踰嶺以救迪余孝頃聞恪至退走三年遷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智武將軍吳州刺史便道之鄱陽尋有詔追還行會稽郡事其年除散騎常侍忠武將軍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建安晉安新寧信安九郡諸軍事將軍太守如故天嘉元年增邑五百戶二年徵為左衛將軍俄出為都督郢武巴定四州諸軍事軍師將軍郢州

刺史六年徵爲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光武二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武祐三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未之鎮改爲護軍將軍高宗卽位加散騎常侍都督廣衡東衡交越成定新合羅愛德宜黃利安石雙等十八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紇紇平乃得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緩懷安緝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太建四年徵爲領軍將軍及代還以途遠不時至爲有司所奏免十一年起爲散騎常侍衛尉卿其年授平北將軍假節監南兖州十二年改授散騎常侍翊右將軍監南徐州又遣電威將軍裴子烈領馬五百匹助恪緣江防戍明年入爲衛尉卿常侍將軍如故尋加侍中遷護軍將軍後主卽位以疾改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時年七十四贈翊左將軍詔給東園祕器仍出舉哀喪事所須並令資給諡曰元子法典嗣

王冲

按陳書本傳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也祖僧衍齊侍中父茂璋梁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卒於齊世武帝以冲偏孤深所鍾愛年十八起家梁祕書郎尋爲永嘉太守入爲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太尉臨川王府外兵參軍東宮領直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出爲招遠將軍衡陽內史遷武威將軍安成嗣王長史長沙內史將軍如故王薨於湘州仍以冲監湘州事入爲太子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二年以帝甥賜爵安東亭侯邑一百五十

戶歷明威將軍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出監吳郡滿歲卽眞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左民尚書出爲明威將軍輕車當陽公府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事遷平西邵陵王長史轉驃騎廬陵王長史南郡太守王薨行州府事梁元帝鎮荊州爲鎮西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冲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莅人鮮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遊之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梁元帝於荊州承制冲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元帝授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衡州刺史元帝第四子元良爲湘州刺史仍以冲行州事領長沙內史侯景平授翊左將軍丹陽尹武陵王舉兵至峽口王琳偏將陸納等據湘州應之冲爲納所拘納降重授侍中中權將軍量置佐史尹如故江陵陷敬帝爲太宰承制以冲爲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將軍如故尋復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扶高祖受禪解尹以本官領左光祿大夫未拜改領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尋又以本官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廢帝卽位給親信十人初高祖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卽位益加尊重嘗從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其見重如此光大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諡曰元簡冲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場別有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五百五十五卷目錄

節使部名臣列傳七

北魏一

張袞

司馬楚之

李安世

公孫遠

鄭義

裴叔業

李崇

許謙

李孝伯

游明根

高樹生

堯暄

游肇

官常典第五百五十五卷

節使部名臣列傳七

北魏一

張袞

按魏書本傳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袞初爲郡五官掾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太祖征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

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袞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袞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決策幃幘太祖器之禮遇優厚袞每告人曰昔樂毅仗策於燕昭公遠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主上天姿傑邁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并越將爲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遂命羣官登勿居山遊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爲峯以記功德命袞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爲宜羈師卷甲以侈其心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中山袞言於太祖曰寶憑二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鄒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祖從之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尅中山

山聽入八議拜袞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袞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咨司馬德宗將都懷書失旨黜袞爲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始以有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太祖嘗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又袞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逞答書不允並非本言故念之袞年過七十閭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品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末興二年疾篤上疏曰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曾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將填溝壑然大馬總主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寇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天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實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敎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郭荀偃辭含遺恨在齊臣雖閭閻步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數日卒年七十二後世祖追錄舊勳遣大鴻臚卽墓策贈太保諡曰文康公

許謙

按魏書本傳謙字元逸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識之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嘉之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以功賜僉隸三十戶昭成崩後謙徙長安符堅從弟行唐

公洛鎮和龍請諫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登國初遂歸太祖太祖悅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太祖使諫告難於姚興與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命諫爲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剪逆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場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勳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大悅賜諫爵關內侯重遣諫與佛嵩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精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鄰古之令軌歟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其好分災恤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實敗佛嵩乃還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太祖謂諫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諫未發而垂退乃止及聞垂死諫上書勸進太祖善之并州平以諫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高陽公諡曰文

司馬楚之

按魏書本傳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胤之八世孫父榮期司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值劉裕誅夷司馬戚屬叔父宣期兄貞之並爲所殺楚之乃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人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荊州刺史休之爲裕所敗乃亡于汝潁之間楚之少

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七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保全爲先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也太宗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因表曰江淮以北聞王師南首無不抃舞思奉德化而逼於寇逆無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請率慕義爲國前驅今皆白衣無以制服人望若蒙偏裨之號假王威以唱義則莫不率從於是假楚之使持節征南將軍荊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戶民分置汝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世祖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時南藩諸將表劉義隆欲入爲寇以楚之爲使持節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州以距之其長史臨邑子步還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舊義衆雲集汝潁以南望風翕然回首革面斯誠陛下應天順民聖德廣被之所致也世祖大悅璽書勞勉賜前後部鼓吹義隆將到彥之沂河而西列守南岸至於潼關及彥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將軍安頴攻滑臺拔之擒義隆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面而智力淺短誠節未効所以夙夜憂惶忘寢與食臣屢遣人至荆揚所在陳說具論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傾首北望而義隆兄弟知人情搖

動遣臣私懼順爲司州刺史統淮北七郡代垣苗守懸瓠自鞏洛滑臺敗散以來義隆恥其敗北多加罪罰到彥之削位退同卒伍殺姚縱夫於壽春斬竺靈秀於彭城王休元託疾擅道濟斤放凡在腹心悉懷疑阻民怨臣猜可謂今日臣聞平殄寇逆必乘戰勝之威建立功勳亦因離貳之勢伏惟陛下聖德膺符道光四海神旌所指莫不摧服其未賓者義隆而已今天網遐舉殊方仰德固宜掃清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濟之風被於江漢世祖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從征涼州以功賜隸戶一百義隆遣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以楚之爲假節與淮陽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從散關西入擊走方明擒崇之仇池平而還軍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廬山中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杏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糧運蠕蠕乃遣奸覷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覷賊截之以爲驗耳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王如故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和平五年薨時年七十五高宗悼惜之贈都督梁益秦寧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諡貞王陪葬金陵

李孝伯

按魏書本傳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會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公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

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會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鄰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軍荊州刺史柏仁子諡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眞卿家千里駒也還祕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眞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鶴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世祖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旣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主上有詔

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冠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廢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關人不關馬足且翼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門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人却伏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驪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入絕南信殊當憂悞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

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曰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啓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謂鄰國之人也孝伯曰日本邦尚爾鄰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激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返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駝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政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疋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著屨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